

李清照词中的“愁”情探析——以《声声慢》和《一剪梅》群文阅读教学为例

贺海艳

陕西师范大学, 陕西西安, 710119;

摘要: 古典诗词长河里, 李清照词作以深邃多元的“愁”情独树一帜。从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并置《声声慢》《一剪梅》, 到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单篇聚焦《声声慢》, 教材选文的变化体现语文教育理念革新。教师将两词开展群文阅读, 借文本互文性剖析“愁”的呈现和根源, 通过梳理情感脉络、对比意象、关联生平, 可清晰揭示: 《声声慢》中的“愁”是家国离乱催生的“苦愁”, 《一剪梅》中的“愁”是闺阁相思凝结的“闲愁”。这一教学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, 更能为古典诗词教学提供极具价值的范例。

关键词: 《声声慢》; 《一剪梅》; 群文阅读; “愁”情

DOI: 10.64216/3080-1486.25.08.051

于泽元在《群文阅读——从形式变化到理论变革》中提出:“群文阅读是师生围绕着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,而后师生围绕议题进行阅读和集体建构,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。”^[1]这一界定精准阐释了群文阅读的概念。群文阅读能够打破单篇阅读的线性思维桎梏,引导学生在多篇文本的探究中,实现从知识积累到素养提升的跨越。统编版教材仅收录《声声慢》,而原人教版教材中的《一剪梅》同样在情感表达、意象选用和艺术手法上极具价值。以“愁”情为议题,将两首词进行群文阅读教学,通过横向比较与纵向溯源,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解读文本,体会其“愁”情背后的复杂成因。

1 读文本——叩问词魂,解构愁情密码

群文阅读的教学实践,重在引导学生穿透文字表象,把握文本深层的情感脉动,朗读文本可以最快使学生找准诗歌的情感基调。在教学伊始,教师通过播放《声声慢》的朗读视频,引导学生把握词的节奏、重音和语调,然后再让学生齐读这首词,并找出“词眼”,学生敏锐感知到“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”的悲怆喟叹,精准锚定全词“愁”的情感基调。接着再让学生们朗读《一剪梅》,并找出与《声声慢》相同的地方,学生会发现这两首词情感内核的共性都是“愁”,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反复朗读感情色彩强烈的词句,体会其中蕴含的独特韵味。

从情感表达方式来看,《声声慢》与《一剪梅》均采用了直接抒情,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张力。《声

声慢》中“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”以反问句式收束,却无凌厉锋芒,在“这次第”三个字后断开,使节奏稍稍停顿,起到了舒缓和蓄势的作用,与婉约词深沉细腻、含蓄婉转的美学特质浑然相融。《声声慢》是如何用高妙的手法来抒发内心的愁绪呢?词人用了“赋”的铺陈手法,以细腻笔触描述个人生活片段:茫然无措的寻觅、借酒浇愁的无奈、见雁思亲的悲戚、黄花凋零的自怜、苦守窗边的孤独……一个个生活片段皆浸润着浓重愁绪,在时间的推移中,抒情主人公将主观情感深度投射于外在物象,构建起个性化的意象体系,为读者留下无限的审美解读与情感共鸣空间,这也正是赏析该词的核心所在。

《一剪梅》中的“愁”直接点明了是由相思生发的,词人以“闲”字勾勒愁情,赋予其闲适、朦胧之感。“两处”一词的巧妙运用,堪称神来之笔,看似是愁绪数量上的叠加,实际上采用的是主客情感转移的“对写法”,打破传统闺怨词单向倾诉的叙事桎梏,通过设想对方的思念,构建起双向互动的情感场域。正如《鬲风·东山》中“鹤鸣于垤,妇叹于室。洒扫穹窒,我征聿至。有敦瓜苦,烝在栗薪。自我不见,于今三年。”这一句是远征士卒从妻子的角度入手描写,写出妻子在自己不在家时的种种表现,想象妻子在深深地思念着自己,其实是自己将要归家时那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心理在作祟。再如王维的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白居易的“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”,他们分

别是从兄弟和家人的视角来表达对自己的思念之深，这样的书写使情感在呼应中愈来愈浓烈。李清照同样借由这种曲笔，使相思之情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，而是两情相悦的共鸣。在她的笔下，眼前的离别之愁因着对彼此情意的笃定，被染上了甜蜜的色彩，愁情在细腻婉转中得以柔化与消解。

2 比意象——凝视愁景，探寻象征深意

群文阅读教学应注重同中求异，引导学生在共性中探寻文本的独特肌理，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。在学生通过朗读感知李清照《声声慢》与《一剪梅》共同的“愁”情基调后，教师引导学生精读文本，聚焦意象的捕捉与分析：词人分别选用了哪些意象传情达意？两首词愁情的浓淡有何区别？这种对比性解读，不仅能深化对个体文本的理解，更能刻画出词人情感世界的动态图谱。

2.1 《声声慢》：意象交织下的苦愁绝唱

教师组织学生分组开展“意象探秘”活动，通过标注、讨论、补充，梳理出《声声慢》中“淡酒”“急风”“旧雁”“黄花”“窗儿”“梧桐”“细雨”等一系列凄婉悲怆的意象。解读从“寻寻觅觅”四个叠字切入，词人未明言寻觅之物，只是不停地细致搜寻。偌大的庭院中，她寻找的身影是孤单冷清的，与周遭凄清环境相互映衬，一番苦寻无果后，失落凄惶之感如潮水般漫溢。叠词的连续使用，不仅增强了韵律感，更层层递进地引出词人内心深处的无尽愁绪。

彼时词人本已愁苦缠身，秋日的天气又忽冷忽热，让她无法休养。她想借酒浇愁，却发现酒的味道是如此寡淡，不是美酒、浊酒，偏偏是“淡酒”，这是因为愁太多太浓，秋风却又急又冷，这酒既暖不了身，也暖不了凄凉的心。心中的愁苦快要压垮她了，她举目望天想要开阔一下心境，“旧时相识”的大雁就闯入眼帘，这来自家乡的大雁既承载着她对故土的深切思念，也让她回忆起逝去的与丈夫鸿雁传书、互诉衷情的日子。今昔对比，她愈发为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孤苦无依的处境忧愁了。

目光下移，她一眼便看到了堆积的“黄花”，这些菊花曾经开得何等绚烂，如今却难逃枯萎凋零、无人问津的命运。词人怜惜花儿无人采摘，可她自己又何尝不是自顾不暇？黄花已悄然转换成李清照生命的表征，是典型的“我一我”关系。憔悴的黄花就是年老色衰的词

人，这个时候的词人孤身一人，无人欣赏在意，字里行间满是自怜自伤之情。

这些饱含愁思的景象让词人悲痛欲绝，她试图逃避，却觉白日漫长难熬。“守着窗儿”的举动，尽显她的百无聊赖与孤独寂寞。她不愿走出窗外，只因深陷愁情无法自拔，所以主动将自己与外面开阔灿烂的世界隔绝开来。黄昏时分，秋雨潇潇落下，“细雨”滴落在“梧桐”上的声音，在寂静中格外清晰，仿佛梧桐在哭泣，实则是词人的心早已泪流成河。在这一次次借景排遣愁情的尝试中，愁绪不但未减，反而愈积愈浓，将词人推向愁苦至极的深渊。如此深重的愁情，只用一个“愁”字概括未免太单薄了，太无力了。

2.2 《一剪梅》：意象勾勒中的闲愁雅韵

《一剪梅》的意象捕捉相对明晰，“红藕”“玉簪”“罗裳”“兰舟”“锦书”“鸿雁”“皎月”“西楼”“落花”“流水”等凄美意象，共同编织出相思之愁。开篇“红藕香残玉簪秋”以三重感官铺陈秋意：视觉上红藕凋零，嗅觉上荷香消散，触觉上竹席生凉，将萧索的客观景物和凄凉的主观感受融合渲染愁情。为了消解愁情，词人轻轻地解开了绸罗的裙子，换上便装，独自划着小船去游玩了。这个“独”字道尽她内心的孤独，并非无人相伴，而是知心之人不在身旁。

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一句，词人用了回文锦书和雁足传书两个典故^[2]。她仰头凝望天空，心中暗自思忖：谁会从远方寄来书信呢？这时的词人并没有收到书信，心中难掩失落，当看到大雁南飞时，她的心中又燃起了期待，就这样凝望着思索着期待着，月光已经洒满了西楼。词人沉浸在相思之中，浑然不觉夜已深沉。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这句运用比兴手法，用花朵空自凋零、江水独自流淌比喻这平白逝去的时光，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却无法与最爱的人长相厮守，只能遥遥牵挂，这磨人的相思情牵动了双方的愁绪。这愁情无法消除，虽看似短暂离去，却从眉头转移至心头，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了，如影随形。

对比两首词的意象运用，《声声慢》中的意象群构建起充满衰败与消亡意味的象征系统，层层叠加，将词人无处可逃、无处不在、无可奈何的“苦愁”推向情感高潮；而《一剪梅》中的意象描写更显凄美雅致，“愁”带有“闲”的特质，相较于“苦愁”更为轻淡。

3 明经历——溯源愁根，洞悉命运沧桑

开展《声声慢》与《一剪梅》的群文阅读教学，核心在于探究两首词“苦愁”与“闲愁”差异的成因，而这离不开对李清照人生经历的深入了解。

《声声慢》作为李清照晚年的代表之作，字里行间浸透血泪，道尽了她后半生的凄惨落魄，其中“愁”的意蕴尤为复杂。公元1127年，靖康之变如平地惊雷，金人攻陷都城东京，徽宗、钦宗两位皇帝被俘，北宋灭亡。在战火纷飞中，李清照跟随丈夫赵明诚带着大量金石文物逃难到了南方。公元1129年，赵明诚因身染重病去世，李清照独自一人在江浙一代辗转漂泊，珍视的金石字画也在逃亡的路上遗失殆尽^[3]。随后她再嫁张汝舟，可惜遇人不淑，经过多番波折才得以离婚，也因此被判刑两年，多亏好友搭救才免除了牢狱之灾。在人生至暗时刻，李清照仍以顽强的意志整理完成了赵明诚遗著《金石录》，最终还是在无儿无女、孑然一身的孤寂中离世，无人知道她死于何时葬于何地。在这样命途多舛的人生背景下，《声声慢》中的“苦愁”早已超越了个人悲喜，成为了时代苦难的缩影。丧夫之痛、孀居之悲、沦落之苦、晚景之凄，故国之思与亡国之恨，多重愁绪交织在一起，凝聚成家国之愁。这些锥心泣血的苦楚如千钧重担，压得她难以喘息，而文字便成了她唯一的宣泄口，也正因如此，成就了《声声慢》“千古创格，亦绝世奇文”的不朽地位。

将视角回溯至李清照的早年，学生会更能理解其灵魂的坚韧与孤傲。她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在浓厚的文学氛围中成长。父亲李格非作为苏轼的得意门生，是“苏门后四学士”之一；生母则是宋朝名相王珪的长女。在这样优渥的环境的滋养下，她十六岁作《如梦令·昨夜雨疏风骤》，自此名声远扬，颇受文士们赞赏。

少女时期的李清照，词风清新明快、活泼率真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朝气。一首《如梦令》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”，生动地描绘出少女游玩时的愉悦与灵动；《点绛唇》中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这句，更是将少女的娇羞与期待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十八岁时，李清照与赵明诚喜结连理，这段门当户对且志趣相投的婚姻，让她的生活充满了甜蜜与温馨。夫妻二人常常相伴吟诗作对、品鉴金石字画，琴瑟和鸣。

赵明诚外出时，二人以书信传情，少妇时期的李清照多写缠绵忧伤的闺怨词，如《一剪梅》。虽然字里行间诉说着离别之苦、相思之愁，但其中也暗含着对重逢的期待，这份愁绪里裹着甜蜜。此时词人的视野是囿于闺阁这一方天地，把儿女情长诉说到极致。

然而，靖康之变如同一场狂风暴雨，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人生轨迹。南渡之后，她的词作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，而是将山河破碎的悲愤、流离失所的无奈，与个人坎坷遭遇的愁苦交织起来。从前的生离之愁，化作了如今的家国之殇。她的词作在情感深度与广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，既有个人命运的悲叹，也有对时代沧桑的深刻反映，成为了那个动荡时代的文学见证。

4 结语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道，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^[4]。李清照这位“千古第一才女”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，可她不曾妥协，创作了一批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词作。她的词作，以独特的愁情书写，展现出女性词人的细腻情感与坚韧精神，在由男性主导的文学史上，李清照这朵女儿花在以一种别样的姿态绽放。通过对《声声慢》与《一剪梅》的群文阅读，学生得以从多个维度深入解读李清照的词作，把握意象特点，挖掘情感内涵，全面认识这位传奇女性及其作品的深厚价值与永恒魅力。

参考文献

- [1]于泽元,王雁玲,黄利梅.群文阅读:从形式变化到理念变革[J].中国教育学报,2013,(06):62-66.
- [2]张昆阳.相思闲愁:一种精致的愁绪——李清照《一剪梅》诗歌主旨思想在教学中的合适处理[J].语文教学与研究,2021,(24):8-10.
- [3]方超群.一个绝望女子的自救心路——李清照《声声慢》新解[J].语文建设,2014,(07):52-55.
- [4]王国维.人间词话[M]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年.

作者简介:贺海艳(2001-),女,汉,湖南省郴州市,研究生,研究生在读,陕西师范大学,学科教学(语文)。